



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

□许廷顺

儿童诗短小、精练、直悟、通感、活泼、灵动、灵动的特点，与儿童感受、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具有高度一致的契合性，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诗人。儿童诗这种文体，可以说天生是为儿童所预备的。在儿童诗的天地里，孩子们找到了最自然也最深刻的表现自我的方式。学者方卫平曾用一段传神的文字，揭示了儿童诗与童年精神的内在关联：每个生命在童年时代，或许真是天上的来客，他们的语言、情感和思维，虽由人世间的生活激发起来，却总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当我们用儿童诗的方式走进童年的世界，我们无疑也在重新建立与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的联系。

儿童诗是造物主给孩子们的宝贵眷顾，同时也未尝不是对我们大人的精神馈赠。我们成人总以再不能“回到童年”为憾，总以无法把握到“童年精神”的“原始质地”为憾。我以为，这个缺憾可以借由儿童自己所创作的儿童诗而稍得弥补。儿童在现实生活里学习和模仿成人，但他们常常在诗歌里最大程度地保留、表现着自己。儿童参与儿童诗的创作，是童年非凡奥秘和童年自由精神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展示，是成人触碰、理解“原生态”童年生命形态最便捷的通道，因而弥足珍贵。

台湾儿童诗人林焕彰先生在为大陆出版的一本孩子们创作的童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曾发出过这样的赞叹：走进这片孩子们的诗园，我傻了眼！

怎会是这样？我在问我自己：怎会是这样？而且一问再问：怎会是这样？每看完一首孩子们写的诗，我都会再问我自己一次：怎会是这样？

诗人一连用四个反问句“怎会是这样”，来表达他阅读孩子们的诗作时所受到的强烈震撼。他的这种反应，我想绝不是刻意的夸张修辞，而是代表了无数读者真切的阅读感受。这种感受的形成，我想正是因为孩子们的诗，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那是“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

有这样一则消息：慈溪市某小学诗社的指导教师史进，有一次看到《钱江晚报》刊登当代中外诗人为儿童写诗的内容，细读之下他觉得“成人味特别浓”，于是做了一个调查：向300位学生发了两份诗歌集册，一份是晚报上登的那些童诗，一份是诗社学生自己的作品，让孩子们说说喜欢哪一个。结果有253个同学认为学生自己的诗写得更好，他们喜欢读。为什么呢？学生解释说，报上的诗写得太深，不易懂，又缺少童趣，很难真实反映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而学生们自己的

诗是童年的一种存在方式

——以男孩对对的诗歌作为个案分析 □肖 雨

幼年的“诗语”

儿子对对自从学会说话以后，常有些天外飞来的表达。我把它们称为“诗语”。

两岁左右，晚上临睡前，他会一个一个地致意：“我要睡觉了。爸爸，晚安。外婆，晚安。飞机，晚安。月亮，晚安。星星，晚安。”就像在说一首诗。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望风景，他会喊我们：“爸爸，妈妈，我们来当发现家！”然后跑进跑进她告诉我们他都发现了些什么。暑假去外公家度夏，一场雨后，墙外爬上来一只蛞蝓。他第一次看见蛞蝓，赶紧跑进来向我们宣布：“外公家的墙外，爬过一只找不到壳的蜗牛！”也是在乡下，夏天，一个大晴天的早晨，我们并排坐在老家门口的凳子上，仰望头顶的天空。那里一顷碧蓝，只飘着小小的一朵云。对对指着说：“看，天空只有一朵云，像大海只有一条鱼。”

他5岁时，跟我去国外待了一年。我们走在乡间的路上，他忽然说：“海，花蕊，一只蜗牛的触角，一只蜻蜓的眼睛，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听着，心里暗暗感到惊奇。远远地，望见一幢房子，形状酷似切块的奶酪。他说：“看，那幢房子，像不像一块大奶酪？会有人来吃掉它吗？”我说：“奶酪这么大，恐怕没有人的肚子能装得下。”他说：“要是把地球上的人都喊来，你一口，我一口，大家一起吃，这一块大奶酪，就不算太大。”

我把他的一些“诗语”记录下来，《发现家》《新的和旧的》《蛞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等诗就是这么来的。这些童趣的话语，凭空而起，转瞬即逝，却充满奇妙，迷人的诗意。我一边记一边想，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的吗？

也许因为小时候的表达尚未受到语言惯例的完全支配和约束，所以在稚气中又保留着语言的某些最新鲜的感觉和趣味。有段时间，对对穿我穿着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会问：“妈妈，你现在穿的是不是睡衣？”在他看来，既然睡觉的时候穿睡衣，醒来后自然穿的是“睡衣”。他会一边喝开水，一边问：“世界上有白开水，有没有绿开水，蓝开水？”三岁的时候，对对看见挂在墙上的钟，对它有了兴趣。我趁机指给他看：这是时针，这是分针，这是秒针，秒针走一圈，就是一分钟。他忽然问：“我们的一分钟和蚂蚁的一分钟，哪个长，哪个短？”经他这么一问，再去回味“睡衣”“白开水”“一分钟”这样寻常的词语，原来那么生动、丰富、意味无穷——我相信，每个词语在创之初，都充满了这样生动和丰富的蕴含，都亮闪闪，只是在后来一遍遍的机械使用中锈蚀和忘却了这种亮光。孩提时代许多自发的“诗语”，常会在不经意间重新擦亮我眼中语词的光芒——诗的本意，不正在于这样的擦亮和唤醒？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过这样的“诗语”。

我也倡导身边的爸爸妈妈们把这样的诗语收集、记录下来。它们是童年时代自发的诗感、诗意和诗趣的证明，也是诗与生命之间天然联结的证明。有一天，这些散落的童年语言的碎片，或许会成为我们理解诗歌、童年和人的审美本性的重要素材。

读诗与“写”诗

三岁半左右，有一天，对对从幼儿园回来，他忽然对我说：“妈妈，你听，我做的诗：天上的星星，照亮了夜空。”

过了一会，又说：“还有一个：小船浮在海上。”

我很惊讶。我们之前并没有谈论过诗的话题，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了“诗”这件事？又是怎么自己明白了“诗”跟平时说话不大一样？

回想起来，是因为晚上读书，我们偶尔会读到一两首诗。“月

作品，则写出了他们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非常能吸引他们。史老师为此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童诗还得儿童写》。

孙玉虎所作的《一次关于童诗的普鲁斯特问卷调查》或许更值得我们注意。他的问卷调查对象，既有金波、林焕彰、李小白等年逾耄耋的前辈作家，也有姜蓉贺、姜二嫂、杨渡等近年来涌现出来的“00后”诗人。在被问及童诗的“特质”时，三位“00后”诗人的反馈令人印象深刻：有两位诗人坚定地表示自己没写过童诗，其中一位认为，“把诗歌分出‘童诗’来，对未成年诗人是不尊重的”；另一位表示，“不清楚所谓的‘童诗’的定义是什么，是儿童写的诗，还是以小孩子口吻写的诗，如果是这样，我不太认同。”唯一一位在“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人，则保持着对成年人参与童诗创作的高度警惕，认为“有很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儿童，他们写童诗是给自己心里所想的儿童看的，而他们往往把儿童想得过于简单了。”

可以说，“00后”诗人所表现出的对童诗和童诗作家的思索，其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他们那里，童诗的定位及合法性遭受了某种质疑和挑战，尽管这种质疑和挑战也不不同程度地会来自成人的儿童诗作家和学者，但是本身就以“小诗人”身份震动文坛的“00后”诗人，因其与“儿童经验”更为贴合和切近，所以，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毫无疑问更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以童诗成名的小诗人，为什么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写过童诗？推想其原因，盖因为他们不得不使用的“童诗”概念，常常是由成人的儿童诗作家所定义的，是以既往的儿童诗写作实践为坐标系的，而那并非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童诗。唯一在“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人说“很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儿童”，这一句话似乎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归根结底，是否和能否理解和尊重儿童，不是由成人作家自己说了算的，而是要悉心聆听孩子们自己的感受。明乎此，我们庶几能从新的维度来重新审视孩子们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而探讨孙玉虎文中所言“当下童诗在呈现童年面貌的多样性方面所遇到的瓶颈”问题的破解之道。

谈到成人作家写作儿童诗的合法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问题，但是它有可能导向某个或某些也许尚未清晰显现的真实问题。我个人阅读儿童诗的突出体会是，每当我读到更多的成人和儿童所作的童诗作品，就会更加强化这样一种感觉和印象，那就是：成人所写的儿童诗和儿童自己写的诗，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不同已经到了若非给予专门的命名，便很有些不方便描述、论说的程度。两者当然都可以归于“儿童诗”这个门类里边，问题是我们应当从怎样的维

度上来理解两者的不同，以及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儿童诗话题有着怎样的意义？

整体来说，我把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的不同，近似地理解为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的不同。孩子的儿童诗“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它的美，美在至情至性，自然天成，自由无碍，是天真与通达、混沌与纯粹、原始与摩登的合一，是真善美尚未分化前的人之初的样子，可能也是人类最接近神性的时刻。我们常常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蕴万象和造化无穷的奥妙而深深折服、惊叹不已，这种狂喜的心灵体验在我们阅读孩子们的诗作时也常常可以领受到。

而与之对照，成人的儿童诗来自成人世界对儿童和童年精神的继续回望，它是一种被审视、被模仿、被加工和改造过的“自然”，更多呈现出纷繁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成人儿童诗的人文之美，私以为应以“无障碍”“法自然”为至境。具体说来，这种美正是来自成人儿童诗对其自身必然蕴蓄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的克服，是在这个矛盾的克服中所显现的自由精神。自由，即自然与生命的真谛，即丰赡、充盈和博大。而当成人儿童诗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不能被很好地克服时，其人文之美就会受到折损——那是作为成人的儿童诗作者最应当警觉的。

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二者在“儿童诗”这个文类里面的位置 and 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设若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身份和功能，就是反映儿童的生活、情感和愿望，在此基础上才有儿童的教育、发展等更高的社会目标——如果我们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孩子创作的儿童诗也是儿童文学重要、独特的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因为孩子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怎样看待世界、想要什么，即便成人希望从外部来关心和帮助儿童的发展提高，也必须首先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否则就可能以成人意志简单代替儿童意志的做法，出现名义上为孩子好、实际上是满足大人自己需要的情况，如此也就可能谈不上儿童真正的发展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孩子创作的诗看作是儿童诗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注儿童诗首先要关注的部分。成人创作的儿童诗今天仍然是儿童诗的主体构成，由于它有着成人和儿童的双重视域，因此其所交织、碰撞和衍生的关系要比单纯地表现儿童复杂得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也更多。

以任溶溶、柯岩、金波、薛卫民、王立春等为代表的几代儿童诗人，创造了中国当代儿童诗的珍贵历史。今天，把孩子的诗从宽泛的儿童诗概念中独立出来，继而把孩子的儿童诗与成人的儿童诗并置对照，辨析其不同的功能、性质和相

问他，能不能再想出些更不一样的“家”。于是他继续边想边说：“书是故事的家/画是颜色的家/肚子是食物的家/秋天是收获的家/报纸是新闻的家/地球是生命的家/太空是星球的家/海是船的家/夜晚是梦的家”。

我说，都很好啊，再想一想，还有更不一样的吗？

他站在我身旁，因为凝神，脸也涨得红起来，想说什么，又自己咽了回去。最后他说：“没有地方/是风的家”。

我一下子被这个句子击中了。我知道，这一刻，他从模仿中找到了自己最特别的感觉和语言。我和他一起整理了这首诗，就是《家》。

从那以后，对对开始主动“说诗”。一年级第一学期，他带回家一个本子，本子上印着每一课的生字和组词。老师让孩子们在家温习。其中一课有个词语，“顽皮地(de)”，他总是读成“顽皮地(dì)”，边读边笑。起初我不解其意，以为他是为了搞笑，故意读错。那天晚上，我们照例读完书，关了灯，准备睡觉。卧室里漆黑一片。对对忽然自言自语道：“顽皮地是一个地方，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准到了那里都会变得顽皮，大人顽皮，小孩顽皮，一只虫子也顽皮。”我这才明白他把这个词想成了一个奇妙的地方。

他还在想：“那白的东西也顽皮，想找它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不想找的时候，它又出来了。”这个说法显然让他兴奋起来，强忍着不发出声音，他继续说：“那里连空气也顽皮，你要是走进去，它会吹呜呜，吹呜呜，一直把你吹到顽皮地的外面。”这些话听在我的耳中，都是飞来之语。不一会儿，他睡着了。我赶紧爬起来，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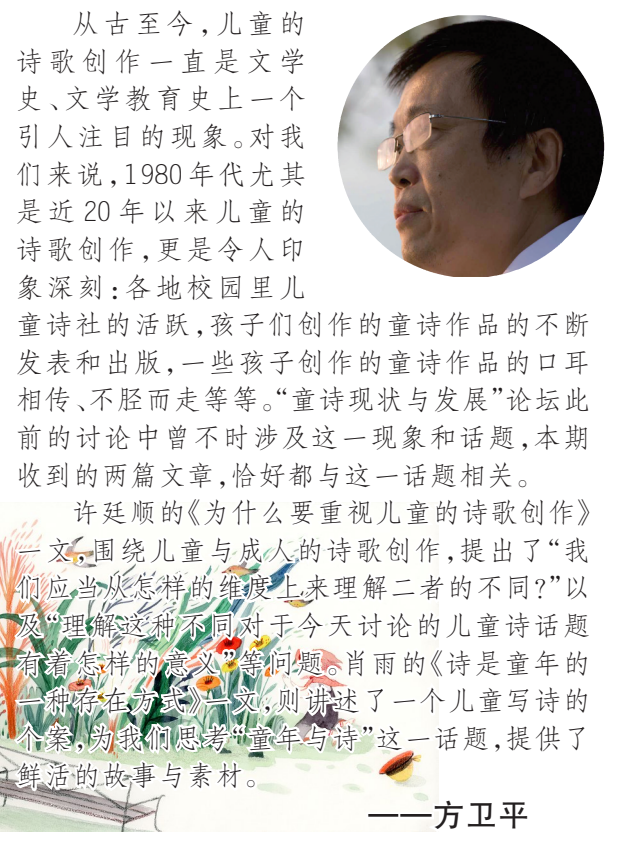
第二天，对对读到了自己的《顽皮地》。他说，还有“飞快地(dì)”和“轻轻地(dì)”呢。那也是练习簿上的两个词，原本都是为了巩固助词“地”的用法。我鼓励他试着把这两个“地”也写成诗。他站在我身边，一句一句想，我也一句一句地把它们敲打到电脑屏幕上。两天后，《飞快地》和《轻轻地》写完了。对对自己给这三首诗起了个总名——“想不到的地方”。后来，用这样的方式，他又写了《蓝色的船》《世界上总有许多秘密》《发荣比赛》等。他的这些小诗，常带给我重新看见和认识一切的惊喜。

诗的底色与光彩

对对这些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很喜欢。大家都鼓励他。但我们知道，有些好玩的想法，就是这个年纪才有。再过些年，等他长大起来，好玩的想法可能就都飞走了。那时候，他也许还喜欢诗，也许已忘了。一切全看缘分。

我有时候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创作的意义何在呢？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留念。在这些诗里，留下了我们小时候语言、思想的独特神情与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神情和光彩必然会从我们的生命中多多少少地遗失。当然，我们会得到另一些成长的馈赠，但小时候的目光与声音、体验与想象，无可复制，因而也珍贵万分。在我看来，童年诗语的研究可以成就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语言如何发生？诗歌如何发生？审美的本性来自何处？在童年时代自发的诗歌讲述和创作中，语言记忆和记忆可能会遭遇，但沉迷蒙蒙、莫可名状的印象和感觉会留存下来。小时候，我们曾经充满诗意地看着这个世界，那种清澈、鲜美、生机盎然的感觉，一定会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诗是童年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做的，也许是让这种感觉在孩子身上保存得尽量久一些，让这些诗意在他们心里浸润得尽量深一些。有一天，孩子会长大起来。他也许记得这些，也许不记得。但他生活中某些时刻的热情、自信、敏锐和创造力，或许就来源于此。他生命的底色中，将永远留有一抹诗的光彩。但愿如此。



——方卫平

互关系，这样做对于推动儿童诗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孩子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儿童个体生命释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整体的儿童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把儿童的诗歌创作从纷纭的儿童诗现象中单独抽象出来，有利于凸显其有别于成人儿童诗创作的独特思想和艺术价值，确立其在目前成人主导的儿童诗及整个儿童文学界的独特地位；有助于儿童本位思想在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进一步明确，推动儿童诗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推动儿童作者诗歌创作的组织、教学、研究活动的更高质量的开展，从而让更多的孩子自信地拿起笔来，书写、记录、吟唱属于自己的童年。

其次，儿童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儿童本位的文学教材”，有助于消除儿童诗创作中长期存在的某些“成人化”弊病，有助于儿童诗创作艺术面貌的整体性丰富和发展。在相互对照和切磋过程中，便于成人作家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儿童，真正愿意去做儿童的知心人，把儿童的愿望、感受和未来自来福祉当作自己的出发点，同时也辩证地看待成人相比之于儿童的优势、长处，处理好“长处和短处”“成人和儿童”这些复杂的创作关系问题。儿童诗存在的问题有很多，解决的途径一定也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可以多读读孩子们的诗，多从孩子们的诗里取取经，毕竟说到底，他们是儿童诗的本来作者之一和最终、最重要的接受者。

★新锐视界



--石头!石头!你看我种的小土豆长叶子了!!

--那就不能吃了呀!!

--可是你看它的叶子好可爱，说不定还能开花呢!!

--有作用，又长不出新土豆!



--你在说什么?人家只是一颗小土豆啊!

你干嘛要逼着人家有用?我每天都要努力成为一只有用的章鱼已经够惨了。可是，我至少还可以允许我的土豆没有用!



--好饿啊!小土豆啊小土豆，我改主意了!还是求你快快为我们结出新土豆吧!

海浮石/文 巴西木/绘